

## 更好阐释扩展高等教育价值的必要性

薇薇安·斯特恩、艾德·卡斯特尔

薇薇安·斯特恩 (Vivienne Stern)：英国大学联盟 (Universities UK) 首席执行官

电子邮件：vivienne.stern@universitiesuk.ac.uk

艾德·卡斯特尔 (Ed Castell)：英国大学联盟战略主管

电子邮件：ed.castell@universitiesuk.ac.uk

即使高等教育入学率持续增长，我们还是会听到来自某些群体的观点，认为上大学的人太多了。在英国，前首相里希·苏纳克 (Rishi Sunak) 曾在向党内成员发表的声明中提出了这一观点。这种论调通常来自那些自己上过大学的人，以及那些希望自己子女能够获得高等教育所带来益处的人。

尽管有这样的言论，但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似乎并未减少。英国的高等教育普及率在经合组织 (OECD) 中名列前茅，但并非是唯一试图提高普及率的国家。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迈向“大众化”高等教育体系，我们有责任定期重新审视相关证据，以确认我们关于高等教育持续扩展的主张依然成立。

本文以英国高等教育体系为重点，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论点：高等教育的扩展无疑是一件好事，不仅在经济上是必要的，在实现公平方面也是如此。然而，可能是时候重新思考我们如何衡量其价值了。单纯从就业结果和收入水平来看待问题过于狭隘，无法呈现完整的图景。如果我们希望继续为扩展高等教育辩护，就必须让人们更深入地理解高等教育对个体和更广泛社会的多重益处。然而，本文仅能触及高等教育更广泛价值的表面。例如，我们并未探讨那些前沿研究与发展成果，也没有涉及高等教育机构在社区和全球凝聚力方面的贡献。

### 更高的教育水平对个人有益

根据经合组织出版的《教育概览》(Education at a Glance)，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成年人中就业率为 86%，而只有高中文学历的成年人就业率为 77%。此外，高等教育毕业生的收入也普遍高于无学位者：在经合组织国家中，拥有学士学位的成年人平均比高中学历者多赚 43%。其他研究还表明，毕业生不仅在经济上受益，还享有非经济收益，包括更好的健康状况和更长的预期寿命。

### 高等教育水平提升对政府财政的益处

受益的不仅仅是个人。以英国为例，平均而言，每位大学毕业生为国库带来的收益相当可观。2020 年，财政研究所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 的研究发现，就每位毕业生的终身财政回报 (即因高收入而返还给纳税人的净额，减去政府在其教育上的支出) 来看，男性为 11 万英镑，女性为 3 万英镑。

此外，毕业生的就业率显著高于非毕业生，因此他们对国家福利的依赖也更低。例如，数据显示，在完成中学教育 (通常 16 岁左右完成) 的 15 年后，仅有 2% 的毕业生领取失业救济金，而非毕业生这一比例为 11%。毕业生通常拥有更好的健康状况，更高的志愿服务意愿，以及培养后代的正向代

际效应——父母拥有大学学历，其孩子在学业上表现更佳，这些因素共同为国家带来了可以量化的益处。

## 毕业生助力更广泛的经济发展

除了个人和政府的直接收益外，更高的高等教育参与率对经济的益处也显而易见。英国教育部的研究表明，近年来，技能和劳动力是对生产力产生持续且积极影响的唯一因素。

不断扩展高等教育还被证明是满足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必要条件。一项最新研究预测，到 2035 年，英国将需要超过 1100 万名新增毕业生，而 88% 的新职位将要求具备大学学历。这种技能需求的迫切性不仅存在于英国，低收入国家的劳动力更有可能面临教育水平不足的问题，因此提高教育水平在这些国家尤为紧迫。

然而，未来的劳动力市场充满不确定性，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可以合理预见，跨领域的技能将成为关键——例如创造力、团队合作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尤其是学习与适应能力。这些技能将帮助今天的毕业生在未来的职场中脱颖而出。

## 高等教育扩展推动了公平机会

这就是为什么各国扩展高等教育：它具有经济意义。但我们也有道义责任为更多人提供这种个人机会，并确保这种机会能够公平地实现。

在英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扩展确实改变了机会的分配。自 2005 年以来，英国最贫困学生进入大学的比例已经翻倍。与此同时，历史上未充分代表的群体（包括性别、种族和残疾状况等方面的人群）也越来越多地进入我们的高等院校。正是这些本来不太可能

进入大学的学生，通过扩展获得了教育机会，进而可能实现更高的收入、更好的健康和更长的寿命。

然而，在英国，来自最富裕地区的人比来自最贫困地区的人进入大学的可能性要高出两倍。由于最富裕群体不太可能让出机会，历史已经证明，必须通过扩展大学入学率来促进参与的广泛性。

## 对价值的狭隘定义

尽管高等教育的广泛益处显而易见，但如今我们对其价值的判断越来越多地集中在个体投资回报的视角上，即毕业生的薪资溢价。这种关注是可以理解的。英国各地区的学生资助体系存在差异，但在英格兰，这一体系最初被设计为一个由个人与国家共同承担高等教育成本的共付系统。该系统的核心理念是：国家鼓励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因为社会需要更高水平的受教育人口。但如果个人的选择未达到预期效果，比如因生育暂时中断职业生涯，或从事薪酬较低但社会价值高的职业，国家将承担更多的费用。

这一机制通过以下方式实现：一方面，由政府向大学提供（近年来显著减少的）拨款以部分覆盖教育成本；另一方面，个人通过贷款支付费用，贷款的偿还与收入挂钩，未偿还部分最终会被免除。然而，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教育成本分担的平衡发生了巨大变化，个人承担的比例显著增加。如今，英国的高等教育私人家庭支出比例在经合组织国家中位居前列。因此，个人债务负担的加重使得人们将关注点集中在投资回报的合理性上也在情理之中。

## 大众化进程中未完成的事业

然而，如果全社会能够从更广泛的高等

教育参与中获益，是不是应该改变将毕业生薪资溢价作为衡量高等教育价值的主要标准的思维方式？我们应该更全面地量化高等教育带来的多方面益处，例如更高的就业率、更佳的健康状况、更高的生活满意度、更多的公共与社区服务、更大的机会公平，以及其他非经济层面的收益。同时，还应考虑国家经济因高等教育参与率提升而受益的具体表现，例如生产力的提高和个体经济利益的增长。这需要在理解高等教育参与所带

来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找到更合理的平衡点。

如果我们不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可能会在这一重要辩论中失去公众的支持。因此，我们必须清晰阐明为什么高等教育投资应该被优先考虑，特别是在那些迈向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国家。这不仅是为了拓展个人发展的机会，更是因为高等教育能够带来多方面的社会和经济效益。